清風月出一篇張本

宋大家蘇文忠公文選卷之十五

太僕震川歸有光　選輯

吳　太史瑞屏顧錫疇　評閱

後學文昭徐開雍　參定

賦說書後雜著

赤壁賦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

H. H. MU CHINESE LIBRARY

五如字形容曲盡

横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僊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蘭槳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

讀此覺身世都忘

長公有此一段見解

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釃酒臨江横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況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鰕而游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樽以相屬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挾飛僊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託遺響於悲風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

總借周瑜手相感發

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淸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爲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籍相與枕籍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茅鹿門曰余嘗謂東坡文章僊也讀此二賦令人有遺世之想

徐文昭曰達人之胸次悟人之襟懷

秋景處字字如畫

後赤壁賦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於臨皐二客從予過黃泥之坂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顧而樂之行歌相荅已而歎曰有客無酒有酒無肴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似松江之鱸顧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需於是攜酒與魚復遊於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

無中生有
極幻極奇

予乃攝衣而上履巉巖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龍攀棲鶻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蓋二客不能從焉劃然長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湧予亦悄然而悲肅然而恐凜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玄裳縞衣戞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須臾客去予亦就睡夢一道士羽衣翩躚過臨皐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遊樂乎問其姓名俛而不答嗚呼噫嘻吾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

耶道士顧笑予亦驚悟開戶視之不見其處

李卓吾曰此賦勝前賦十倍〇空靈奇變筆筆欲僊

虞伯生曰賦體物而瀏亮公前赤壁賦已曲盡其妙後賦尤精於體物如山高月小水落石出皆天然句法末用道士化鶴之事尤出人意表

破的

死生鹹甘發千古未發

天慶觀乳泉賦

陰陽之相化天一爲水六者其壯而一者其穉也夫物老死於坤而萌芽於復故水者物之終始也意水之在人寰也如山川之蓄雲草木之含滋漠然無形而爲往來之氣也爲氣者水之生而有形者其死也死者鹹而生者甘甘者能往能來而鹹者一出而不復返此陰陽之理也吾何以知之蓋嘗求之於身而得其說凡水之在人者爲汗爲涕爲洟爲血爲溲爲矢爲涎爲沫此數者皆水之去人而外鶩然後肇形

鬆而緊

氣字後補一理字理字後補一藥字奇妙淹通

於有物皆鹹而不能返故鹹者九而甘者一一者何也唯華池之眞液下漏於舌底而上流於牙頰甘而不壞白而不濁冝古之僊者以是爲金丹之祖長生不死之藥也今夫水之在天地之間者下則爲江湖井泉上則爲雨露霜雪皆同一味之甘是以變化往來有逝而無竭故海洲之泉必甘而海雲之雨不鹹者如涇渭之不相亂河濟之不相涉也若夫四海之水與凡出鹽之泉皆天地之死氣也故能殺而不能生能穡而不能浹也豈不然哉吾謫居儋身卜築城

極力模寫

南鄰於司命之宮百井皆緘而醪醴鍾乳獨發於宮中給吾飲食酒茗之用盎沛然而無窮吾嘗中夜而起挈缾而東有落月之相隨無一人之我同汲者未動夜氣方歸鏘瓊珮之落谷灩玉池之生肥吾三嚥（說及养生至理玄妙）而遄返懼守神之訶譏却五味以謝六塵悟一真而失百非信飛仙之有藥中無主而何依渺松喬之安在猶想像於庶幾

鍾伯敬曰赤壁二賦皆賦之變也此又變中之至理奇趣○前無此說一說後便覺有此理凡

文奇妙處皆然

灩澦堆賦

世以瞿唐峽口灩澦堆爲天下之至險凡覆舟者皆歸咎於此石以余觀之蓋有功於斯人者夫蜀江會百水而至於夔瀰漫浩汗橫放於大野而峽之小大曾不及其十一苟先無以齟齬於其間則江之遠來奔騰迅快盡鋭於瞿塘之口則其嶮悍可畏當不啻於今耳因爲之賦以待好事者試觀而思之

天下之至信者唯水而已江河之大與海之深而可以意揣惟其不自爲形而因物以賦形是故千變萬

奇偉

伏而有必然之理掀騰勃怒萬夫不敢前兮宛然聽
命唯聖人之所使余泊舟乎瞿塘之口而覯乎灩澦
之崔嵬然後知其所以開峽而不去者固有以也蜀
江遠來兮浩漫漫之平沙行千里而未嘗齟齬兮其
意驕逞而不可摧忽峽口之逼窄兮納萬頃於一盃
方其未知有峽也而戰乎灩澦之下喧豗震掉盡力
以與石鬪勃乎若萬騎之西來忽孤城之當道鉤援
臨衝畢至於其下兮城堅而不可取矢盡劍折兮迤
邐循城而東去於是滔滔汨汨相與入峽安行而不

敢怒嗟乎物固有以安而生變兮亦有以用危而求安。得吾說而推之兮亦足以知物理之固然

歸震川曰別有眼別有手

取然迷乎物固有以淡而生變兮亦有以由危而求

安。循吾說而推之兮亦足以知物理之固然

歸震川曰別有眼別有手

後杞菊賦

天隨生自言常食杞菊及夏五月枝葉老硬氣味苦澀猶食不已因作賦以自廣始余嘗疑之爲士不遇窮約可也至於饑餓嚼齧草木則過矣余仕宦十有九年家日益貧衣食之奉殆不如昔者及移守膠西意且一飽而齋廚索然日者與通守劉君廷式循古城廢圃求杞菊食之捫腹而笑然後知天隨之言可信不謬作後杞菊賦以自嘲且解之云

吁嗟先生誰使汝坐堂上稱太守前賓客之造請後

一氣呼吸文之妙處

椽屬之趨走朝衙達午夕坐過酉曾杯酒之不設攬草木以誑口對案顰蹙舉箸噎嘔昔陰將軍設麥飯與蔥葉井丹推去而不嚵怪先生之眷眷豈故山之無有先生欣然而笑曰人生一世如屈伸肘何者爲貧何者爲富何者爲美何者爲陋或糠覈而瓠肥或粱肉而墨瘦何侯方丈庾郎三九較豐約於夢寐卒同歸於一朽吾方以杞爲糧以菊爲糗春食苗夏食葉秋食花實而冬食根庶幾乎西河南陽之壽

解

歸震川曰小品殊勝

譎甚怪甚

更譎更怪

黠鼠賦

蘇子夜坐有鼠方齧拊床而止之既止復作使童子燭之有橐中空嘐嘐聱聱聲在橐中曰嘻此鼠之見閉而不得去者也發而視之寂無所有舉燭而索中有死鼠童子驚曰是方齧也而遽死耶向爲何聲豈其鬼耶覆而出之墮地乃走雖有敏者莫措其手蘇子歎曰異哉是鼠之黠也閉於橐中橐堅而不可穴也故不齧而齧以聲致人不死而死以形求脫也吾聞有生莫智於人擾龍伐蛟登龜狩麟役萬物而君

好摹寫

之卒見使於一鼠墮此蟲之計中驚脫兎於處女烏在其為智也坐而假寐私念其故若有告余者曰汝唯多學而識之望道而未見也不一於汝而二於物（人情如此）故一鼠之齧而為之變也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無失聲於破釜能搏猛虎不能無變色於蜂蠆此不一之患也言出於汝而忘之耶余俛而笑仰而覺使童子執筆記余之作

精奇

王觀濤曰莊生之文以小物逗玄理如解牛承蜩之類是作可與參駕

中山松醪賦

始予宵濟於衡漳車從陟而夜號燧松明而識淺散星宿於亭臯鬱風中之香霧若訴予以不遭豈千歲之妙質而死斤斧於鴻毛效區區之寸明曾何異於束蒿爛文章之糾纏驚節解而流膏嗟搆厦其已遠尚藥石而可曹收薄用於桑榆製中山之松醪救爾灰燼之中免爾螢爝之勞取通明於盤錯出肪澤於烹熬與黍麥而皆熟沸春聲之嘈嘈味甘餘而小苦嘆幽姿之獨高知甘酸之易壞笑涼州之蒲萄似玉

池之生肥。非內府之烝羔酌以瘿藤之紋樽荐以石盤之霜螯。會日飲之幾何。覺天刑之可逃。投拄杖而起行。罷兒童之抑搔。望西山之咫尺。欲褰裳以遊遨。跨超峯之奔鹿。接挂壁之飛猱。遂從此而入海。渺翻天之雲濤。使夫稽阮之倫。與八仙之羣豪。或騎麟而翳鳳。爭榼挈而瓢操。顛倒白綸巾。淋漓宮錦袍。追東坡而不可及。歸餔歠其醨糟。漱松風於齒牙。猶足以賦遠遊而續離騷也。

徐文昭曰淋漓掀舞。

稼說　送張琥

比喻起

曷嘗觀於富人之稼乎其田美而多其食足而有餘其田美而多則可以更休而地力得完其食足而有餘則種之常不後時而斂之常及其熟故富人之稼常美少秕而多實久藏而不腐今吾十口之家而共百畝之田寸寸而取之日夜以望之鋤耰銍艾相尋於其上者如魚鱗而地力竭矣種之常不及時而斂之常不待其熟此豈能復有美稼哉古之人其才非有以大過今之人也其平居所以自養而不敢輕用

暗指有養人

暗指無養人

應富人

以待其成者閔閔焉如嬰兒之望長也弱者養之以至於剛虛者養之以至於充三十而後仕五十而後爵信於久屈之中而用於至足之後流於既溢之餘而發於持未之滿此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而今之君子所以不及也吾少也有志於學不幸而蚤得與吾子同年吾子之得亦不可謂不蚤也吾今雖欲自以爲不足而衆且妄推之矣嗚呼吾子其去此而務學也哉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吾告子止於此矣子歸過京師而問焉有曰轍子由者吾弟也其亦以是

應十口之家

眞痛癢

結語甚

語之。

樸廷齋曰覩坡公此說豈以一世之盛名自居者哉共朋友兄弟之相切磋者如此此所以名益盛而學益進也

鍾伯敬曰厚道之文

相形處妙
有情理

剛說

孔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又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所好夫剛者非好其剛也好其仁也所惡夫佞者非惡其佞也惡其不仁也吾平生多難常以身試之凡免吾於厄者皆平日可畏人也擠我於險者皆異時可喜人也吾是以知剛者之必仁佞者之必不仁也建中靖國之初吾歸自海南見故人問存沒追論平生所見剛者或不幸死矣若孫君介夫諱立節者真可謂剛者也始吾弟子由爲條例司屬官以議不合引去

在○中

章子厚亦

王荆公謂君曰吾條例司當得開敏如子者君笑曰
公過矣當求勝我者若我輩人則亦不肯爲條例司
矣公不答徑起入戶君亦趨出君爲鎮江軍書記吾
時適守錢塘往來常潤間見君京口方新法之初監
司皆新進少年馭吏如束溼不復以禮遇士大夫而
獨敬憚君曰是抗丞相不肯爲條例司者謝麟經制
溪洞事宜州守王奇與蠻戰死君爲桂州節度判官
被旨鞫吏士有罪者麟因收大小使臣十二人付君
○名○吉○
并按且盡斬之君持不可麟以語侵君君曰獄當論

故曰法吏不彊項不能行其平恕

情吏當守法逗撓不進諸將罪也既伏其辜矣餘人可盡戮乎若必欲以非法斬人則經制司自爲之我何與焉麟奏君抗拒君亦奏麟侵獄事刑部定如君言十二人皆不死或以遷官吾以是益知剛者之必仁也不仁而能以一言活十二人於必死乎方孔子時可謂多君子而曰未見剛者以明其難得如此而世乃曰太剛則折士患不剛耳長養成就猶恐不足

無一字不痛快

當憂其太剛而懼之以折耶折不折天也非剛之罪爲此論者鄙夫患失者也君平生可紀者甚多獨書

此二事遺其子勰勵明剛者之必仁以信孔子之說

鍾伯敬曰讀書深涉世久見事多入理熟境到意到觸手成文

根柢莊生齊物我見解

六一居士傳後

蘇子曰居士可謂有道者也或曰居士非有道者也有道者無所挾而安居士之於五物捐世俗之所爭而拾其所棄者也烏得爲有道乎蘇子曰不然挾五物而後安者惑也釋五物而後安者又惑也且物未始能累人也軒裳圭組且不能爲累而况此五物乎精物之所以能累人者以吾有之也吾與物俱不得已而受形於天地之間其孰能有之而或者以爲己有得之則喜喪之則悲今居士自謂六一是以身均與

滑稽之極

泠雋

五物爲一也不知其有物耶物有之也居士與物均爲不能有其孰能致得喪於其間故曰居士可謂有道者也雖然自一觀五居士猶可見也與五爲六居士不可見也居士殆將隱矣

歸震川曰玄理霏霏不帶半點頭巾氣

顧瑞屏曰得一玄論鼓舞盡神

書黃子思詩集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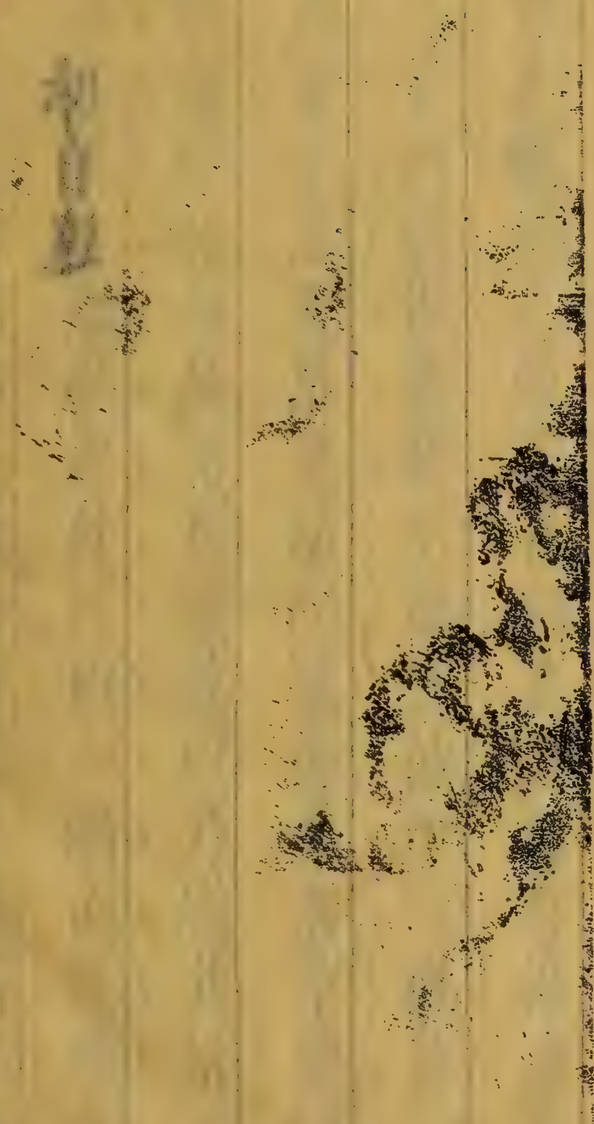
予嘗論書以謂鍾王之迹蕭散簡遠妙在筆畫之外至唐顏柳始集古今筆法而盡發之極書之變天下翕然以爲宗師而鍾王之法益微至於詩亦然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然蓋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瑋絕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詩人盡廢然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衰矣李杜之後詩人繼作雖間有遠韻而才不逮意獨韋應物柳宗元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澹泊非餘子所及也唐末司

空國崎嶇兵亂之間而詩文高雅猶有承平之遺風其論詩曰梅止於酸鹽止於鹹飲食不可無鹽梅而其美常在鹹酸之外蓋自列其詩之有得於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韻恨當時不識其妙予三復其言而悲之閩人黄子思慶曆皇祐間號能文者予能聞前輩誦其詩每得佳句妙語反覆數四乃識其所謂信乎表聖之言美在鹹酸之外可以一唱而三嘆也予既與其子幾道其孫師是游得窺其家集而子思篤行高志爲吏有異材見於墓誌詳矣予不復論獨評其

詩如此、

茅鹿門曰公之詩不入詩家品題而其論詩處與

味自遠



與酣然在浩浩落落四字

書東皋子傳後

予飲酒終日不過五合天下之不能飲無在予下者然喜人飲酒見客舉盃徐引則予胸中為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適之味乃過於客閑居未嘗一日無客客至未嘗不置酒天下之好飲亦無在予上者嘗以謂人之至樂莫若身無病而心無憂我則無是二者矣然人之有是者接於予前則予安得全其樂乎故所至常蓄善藥有求者則與之而尤喜釀酒以飲客或曰子無病而多蓄藥不飲而多釀酒勞已以為人何

也予笑曰病者得藥吾為之體輕飲者困於酒吾為之酣適蓋專以自為也東皐子待詔門下省日給酒三升其弟靜問曰待詔樂乎曰待詔何所樂但美醞三升殊可戀耳今嶺南法不禁酒予既得自釀月用米一斛得酒六斗而南雄廣惠循梅五太守間復以酒遺予略計其所獲殆過於東皐子矣然東皐子自謂五斗先生則日給三升救口不暇安能及客乎若予者乃日有二升五合入野人道士腹中矣東皐子與仲長子光游好養性服食預刻死日自為墓誌予

蓋友其人於千載或庶幾焉

王聖俞曰東坡若曰巳不能飲而喜人飲則與東

皐意趣未睽也以此寄尚友之意

鍾伯敬曰一段大悲惻意以歡喜心行之自寫出

大菩薩心行

王聖俞曰東坡若曰已不能飲而喜人飲則其實

讀文其人於千載或無幾焉

知微之畫尚在故公之筆

書蒲永昇畫後

古今畫水多作平遠細流其善者不過能爲波頭起伏使人至以手捫之謂有窪隆以爲至妙矣然其品格特與印板水紙爭工拙於毫釐間耳唐廣明中處士孫位始出新意畫奔湍巨浪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盡水之變號稱神逸其後蜀人黃筌孫知微皆得其筆法始知微欲於大慈寺壽寧院壁作湖灘水石四堵營度經歲終不肯下筆一日倉皇入寺索筆墨甚急奮袂如風須臾而成作輸瀉跳蹙之勢洶洶欲

高人往往如此

崩屋也知微既死筆法中絕五十餘年近歲成都人蒲永昇嗜酒放浪性與畫會始作活水得二孫本意自黄居寀兄弟李懷袞之流皆不及也王公富人或以勢力使之永昇輒嘻笑捨去遇其欲畫不擇貴賤頃刻而成嘗與予臨壽寧院水作二十四幅每夏日挂之高堂素壁即陰風襲人毛髮爲立永昇今老矣畫亦難得而世之識眞者亦少如往時董羽近日常州戚氏畫水世或傳寶之如董戚之流可謂死水未可與永昇同年而語也

歸震川曰東坡善畫故知畫知畫故言入底裏

李卓吾曰可以通於道也

李卓吾曰可以通於道也

歸震川曰東坡善畫故知畫知畫故言入密處

書李伯時山莊圖後

或曰龍眠居士作山莊圖使後來入山者信足而行自得道路如見所夢如悟前世見山中泉石草木不問而知其名遇山中漁樵隱逸不名而識其人此豈強記不忘者乎曰非也畫日者常疑餅非忘日也醉中不以鼻飲夢中不以趾捉天機之所合不强而自記也（微言）居士之在山也不留於一物故其神與萬物交（此轉更精）其智與百工通雖然有道有藝有道而不藝則物雖形於心不形於手吾嘗見居士作華嚴相皆以意造

而與佛合佛菩薩言之居士畫之若出一人况自畫其所見者乎

王聖俞曰有道而不藝則物雖形於心不形於手

如後世理學名公未必善作詩文

伏案有步

此正養氣之說知此天下無難事矣

書孟德傳後

子由書孟德事見寄予既聞而異之以爲虎畏不懼已者其理似可信然世未有見虎而不懼者則斯言之有無終無所試然曩予聞忠萬雲安多虎有婦人晝日置二小兒沙上而浣衣於水虎自山上馳來婦人倉皇沉水避之二小兒戲沙上自若虎熟視久之至以首觝觸庶幾其一懼而兒癡竟不爲怪虎亦卒去意虎之食人先被之以威而不懼之人威無所從施歟世言虎不食醉人必坐守之以俟其醒非俟其

猩侯其懼也有人夜自外歸見有物蹲其門以為猪狗類也以杖擊之即逸去至山下月明處則虎也是人非有以勝虎而氣已蓋之矣使人之不懼皆如嬰兒醉人與其未及知之時則虎畏之無足怪者故書其末以信子由之說

歸震川曰偶爾說來却有至理

鍾伯敬曰妙理妙論不必真如此說來自妙

畫之妙非道子不能摹畫之妙非子瞻不能

書吳道子畫後

知者創物能者述焉非一人而成也君子之於學百工之於技自三代歷漢至唐而備矣故詩至於杜子美文至於韓退之書至於顏魯公畫至於吳道子而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道子畫人物如以燈取影逆來順往傍見側出横邪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數不差毫末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所謂游刃餘地運斤成風蓋古今一人而已予於他畫或不能必其主名至於道子望而知其眞僞

也然世罕有真者如史全叔所藏平生蓋一二見而已

徐文昭日畫家神品文章能事中間數語不覺逗盡

一攷曰今人
毫不彈

書鮮於子駿楚詞後

鮮於子駿作楚詞九誦以示軾軾讀之茫然而思喟然而嘆曰嗟乎此聲之不作也久矣雖欲作之而聽者誰乎譬之於樂變亂之極而至於今凡世俗之所用皆夷聲夷器也求所謂鄭衛者且不可復而況於雅音乎學者方欲陳六代之物弦匏三百五篇犂然如戛釜竈撞甕缶未有不坐睡竊笑者也好之而欲學者無其師知之而欲傳者無其徒可不悲哉今子駿獨行吟坐思寤寐於千載之上追古屈原宋玉反

其人於冥漠續微學之將墜可謂至矣而覽者不知其貴蓋亦無足怪者彼必嘗從事於此而後知其難且工其不學者以爲苟然而已

殊詭

書柳子厚牛賦後

恬字佳甚

嶺外俗皆恬殺牛而海南爲甚客自高化載牛渡海百尾一舟遇風不順渴饑相倚以死者無數牛登舟皆哀鳴出涕既至海南耕者與屠者常相半病不飲藥但殺牛以禱富者至殺十數牛死者不復云幸而不死即歸德於巫以巫爲醫以牛爲藥間有飲藥者巫輒云神怒病不可復治親戚皆爲却藥禁醫不得

雙縮

入門人牛皆死而後已地產沉水香香必以牛易之黎人得牛皆以祭鬼無脫者中國人以沉水香供佛

燎帝求福此皆燒牛肉也何福之能得哀哉予莫能救故書柳子厚牛賦以遺瓊州僧道貸使以曉諭其鄉人之有知者庶幾其少衰乎

綏、而、彌、迫、

王聖俞曰慘不忍讀

鍾伯敬曰癡心結習惟誰可以解之一經正論便失之矣

書韓魏公黃州詩

黃州山水清遠土風厚善其民寡求而不爭其士靜而文樸而不陋雖閭巷小民知尊愛賢者曰吾州雖遠小然王元之韓魏公嘗辱居焉以誇於四海之人元之自黃遷蘄州沒於蘄然世之稱元之者必曰黃州而黃人亦曰吾元之也魏公去黃四十餘年而思之不忘至以爲詩夫賢人君子天之所以遺斯民天下之所共有而黃人獨私以爲寵豈其尊德樂道獨異於他邦也歟抑二公與此州之人有宿昔之契不

可知也元之爲郡守有德於民民懷之不忘也固宜魏公以家艱從其兄居耳民何自知之詩云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金錫圭璧之所在瓦石草木被其光澤矣何必施於用奉議郎孫貴公素黃人也而客於公公知之深蓋所謂教授書記者也而軾亦公之門人謫居於黃五年治東坡步雪堂蓋將老焉則亦黃人也於是相與摹公之詩而刻之石以爲黃人無窮之思而吾二人者亦庶幾託此以不忘乎

歸震川曰試問今君子流芳耶遺臭耶急須猛省

書劉庭式事

予昔為密州殿中丞劉庭式為通判庭式齊人也而子由為齊州掌書記得其鄉閭之言以告予曰庭式通禮學究未及第時議娶其鄉人之女既約而未納幣也庭式及第其女以疾兩目皆盲女家躬耕貧甚不敢復言或勸納其幼女庭式笑曰吾心已許之矣雖盲豈負吾初心哉卒娶盲女與之偕老盲女死於密庭式喪之逾年而哀不衰不肯復娶予偶問之哀生於愛愛生於色子娶盲女與之偕老義也愛從何

生哀從何出乎庭式曰吾知喪吾妻而已有目亦吾妻也無目亦吾妻也吾若緣色而生愛緣愛而生哀色衰愛弛吾哀亦忘則凡揚袂倚市目挑而心招者皆可以為妻也耶予深感其言曰子功名富貴人也或笑予言之過予曰不然昔羊叔子娶夏侯霸女霸叛入蜀親友皆告絕而叔子獨安其室恩禮有加焉君子是以知叔子之貴也其後卒為晉元臣今庭式亦庶幾焉若不貴必且得道時坐客皆憮然不信也又妙

昨日有人自廬山來云庭式今在山中監太平觀面

月奕奕有紫光步上下峻坂往復六十里如飛絕粒不食已數年矣此豈無得而然哉聞之喜甚自以吾言之不妄也乃書以寄密人趙杲卿杲卿與庭式善且皆嘗聞予言者庭式字得之今爲朝請郎

鍾伯敬曰此等識解解說不由然妙在實有其理又實有其事

問養生

余問養生於吳子、得二言焉、曰和、曰安。何謂和。曰、子不見天地之爲寒暑乎、寒暑之極、至於折膠流金、而物不以爲病、其變者微也。寒暑之變、晝與日俱逝、夜與月並馳、俯仰之間屢變、而人不知者、微之至、和之極也。使此二極者相尋而狎至、則人之死久矣。何謂安。曰、吾嘗自牢山浮海達於淮、遇大風焉、舟中之人、如附於桔槔、而與之上下、如蹈車輪而行、反逆眩亂不可止、而吾飲食起居如他日、吾非有異術也、惟莫

出榜嚴

點一靜字
透路本相

與之爭而聽其所爲故凡病我者舉非物也食中有蛆人之見者必嘔也其不見而食者未嘗嘔也請察其所從生論八珍者必嚥言糞穢者必唾二者未嘗與我接也唾與嚥何從生哉果生於物乎果生於我乎知其生於我也則雖與之接而不變安之至也安則物之感我者輕和則我之應物者順外輕內順而生理備矣吳子古之靜者也其觀於物也審矣是以私識其言而時省觀焉

羅景綸曰當與庖丁解牛參看

(妙語得之莊子)

日喻

生而眇者不識日問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狀如銅槃扣槃而得其聲他日聞鐘以爲日也(喻亦奇幻)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燭捫燭而得其形他日揣籥以爲日也日之與鐘籥亦遠矣而眇者不知其異以其未嘗見而求之人也道之難見也甚於日而人之未達也(痛快)無以異於眇達者告之雖有巧譬善道亦無以過於槃與燭也自槃而之鐘自燭而之籥轉而相之豈有既乎故世之言道者或即其所見而名之或莫之見而意

之皆求道之過也然則道卒不可求歟蘇子曰道可致而不可求何謂致孫武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孔子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莫之求而自至斯以爲致也歟南方多沒人日與水居也七歲而能涉十歲而能浮十五而能沒矣夫沒者豈苟然哉必將有得於水之道者日與水居則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識水則雖壯見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問於沒人而求其所以沒以其言試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學而務求道皆北方之學沒者也昔

者以聲律取士士雜學而不志於道今也以經術取士士知求道而不務學渤海吳君彥律有志於學者也方求舉於禮部作日喻以告之

歸震川曰根極理道讀一過使人暢然深省

茅鹿門曰公之以文點化人如佛家參禪妙解

李卓吾曰通得

大爲士人吐氣

太息 送秦少章

孔北海與曹公論盛孝章云孝章實丈夫之雄者也游談之士依以成聲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譏評孝章孝章要爲有天下重名九牧之人所共稱歎吾讀至此未嘗不廢書太息也曰嗟乎英偉奇逸之士不容於世俗也久矣雖然自今觀之孔北海盛孝章猶在世而向之譏評者與草木同腐久矣昔吾舉進士試於禮部歐陽文忠公見吾文曰此吾輩人也吾當避之方是時士以剽裂爲文聚而見訕且訕公者所

感慨

愛憎人者請讀是語可少平矣

在成市會未數年忽焉若潦水之歸壑無復見一人者此豈復待後世哉今吾衰老廢學自視缺然而天下之士不吾棄以爲可以與於斯文者猶以文忠公之故也張文潛秦少游此兩人者士之超軼絕塵者也非獨吾云爾二三子亦自以爲莫及也士駭於所未聞不能無異同故紛紛之言常及吾與二子吾策之審矣士如良金美玉市有定價豈可以愛憎口舌貴賤之歟少游之弟少章復從吾游不及期年而詩議日新若將施於用者欲歸省其親且不忍去嗚呼

予行矣歸而求諸兄吾何加焉作太息一篇以餞其行使藏於家三年然後出之

茅鹿門曰英勃之氣不可遏

聖賢以動忍增益佛以苦惱得菩提皆此意

藥誦

稽中散作幽憤詩知不免矣而卒章乃曰采薇山阿散髮巖岫永嘯長吟頤性養壽者悼此志之不遂也司馬景王既殺中散而悔使悔於未殺之前中散得免於死者吾知其掃迹滅景於人間如脫兎之投林也采薇散髮豈其所難哉孫真人著大風惡疾論曰神仙傳有數十人皆因惡疾而得仙道何者割去塵累懷穎陽之風所以因禍而取福也吾始得罪遷嶺表不自意全既逾年無後命知不死矣然舊苦痔至

是大作呻呼幾百日地無醫藥有亦不效道士教吾去滋味絕葷血以清淨勝之痔有蟲館於吾後滋味良醫良方葷血既以自養亦以養蟲自今日以往旦夕食淡麵四兩猶復念食則以胡麻茯苓麨足之飲食之外不啖一物主人枯槁則客自棄去尚恐習性易流故取中散眞人之言對病爲藥使人誦之曰東坡居士汝忘逾年之憂百日之苦乎使汝不幸而有中散之禍伯牛之疾雖欲採薇散髮豈可得哉今食麻麥茯苓多矣居士則歌以荅之曰事無事之事百事治

讀者捧腹作者應絕倒

兮味無味之味五味備兮茯苓麻麥有時而匱兮有則食無則已者與我無既兮嗚呼噫嘻館客不終以是爲愧兮

茅鹿門曰多曠達之旨從徙南海得之

李卓吾曰有趣

王聖俞曰不避粗俗轉更精研

員食

令狐綯來之來五月

調笑之語令人絕倒

補龍山文二首 并引

丙子重九客有言桓溫龍山之會風吹孟嘉帽落溫遣孫盛嘲之嘉作解嘲文辭超卓四坐歎服恨今世不見此文乎乃戲為補之曰征西天府重九令節駕言龍山燕凱羣哲壺歌雅奏緩帶輕帢胡為中觴一笑粲發楩楠競秀榆柳獨脫驥騄交騖騫先蹶楚狂醉亂隕貌莫覺戎服囚首枯顱茁髮雖明將軍度量宏達容此下士顛倒冠纓宰夫揚觶兕觥舉罰請歌相鼠以侑此爵

爽猶自在

解嘲

吾聞君子蹈常履素晦明風雨不改其度平生丘壑散髮箕踞墜車天全顛沛何懼腰適忘帶足適忘履不知有我帽復奚數流水莫繫浮雲暫寓飄然隨風非去非取我冠明月被服寶璐不纓而結不簪而附歌詩寧擇請歌相鼠罰此陋人俾出童羖

袁中郎曰讀東坡一嘲一解詼諧謔浪如對面然郎孫盛孟嘉二作出恐不能駕其上也

宋大家蘇文忠公文選卷之十六

太僕震川歸有光　選輯

吳　太史瑞屏顧錫疇　評閱

後學文邵徐開雍　參定

碑銘墓誌祭文雜傳附本傳

潮州韓文公廟碑

筆頭上挽得數百鈞

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爲矣。故申呂自嶽降。而傳說爲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

子瞻一生持論重一氣字人之

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辨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幽則爲鬼神而明則復爲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

之字凡十一見

大感慨大訕笑

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李

切 趙

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其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爲之師自是

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於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而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爲艱前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爲師民既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讙趨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期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於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於潮也矣軾曰不然公

設难設解
曲尽其妙

歌詞佳甚
來齋所謂
持龍蛇而
縛虎豹者

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焄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於石因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辭曰

坡公自道

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抉雲漢分天章天孫爲織雲錦裳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粃糠西游咸池畧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翱翔汗流籍湜走且僵滅沒倒景不可望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

海窺衡湘歷舜九嶷弔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鮫鱷如驅羊釣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犦牲雞卜羞我觴於粲荔丹與蕉黃公不少畱我涕滂翩然被髮下大荒

歸震川曰蹈厲發揚長公一生氣格於斯備見

鍾伯敬曰大文字不可以平奇工拙間求之

表忠觀碑

熙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上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軍州事臣抃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祖妃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皆蕪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謹按故武肅王鏐始以鄉兵破走王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兵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叛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元瓘至其孫忠顯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

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
其後卒以國入覲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天下大
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
數既覆其族延及於無辜之民罔有孑遺而吴越地
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煑海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
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於老
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鼓之聲相聞至於今不廢
其有德於斯民甚厚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
而蜀江南負其嶮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手束

以他國形容比並人

評邑引証

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爲城釃血爲
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吴越不待告命封府庫
籍郡縣請吏於朝視去其國如去傳舍其有功於朝
廷甚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修理其

接妙

父祖墳塋祠以太牢今錢氏功德殆過於融而未及
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嗟傷甚非所以勸獎忠臣慰荅
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祠曰妙因院者爲觀
使錢氏之孫爲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
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吴縣之淨土寺僧

語似西漢

又忠他銘其妙絕者不少此為第一

曰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修其祠宇封殖其草木有不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墜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臣抃昧死以聞制曰可其妙因院改賜名曰表忠觀

銘曰

天目之山苕水出焉龍飛鳳舞萃於臨安篤生異人絕類離羣奮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月星晦蒙强弩射潮江海為東殺宏誅昌奄有吳越金券玉冊虎符龍節大城其居包絡山川左江右湖控引島蠻

歲時歸休以燕父老驊如神人玉帶毬馬四十一年
寅畏小心厥篚相望大貝南金五朝昏亂罔堪托國
三王相承以待有德既獲所歸弗謀弗咨先王之志
我維行之天祚忠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孫千億
帝謂守臣治其祠墳毋俾樵牧愧我後昆龍山之陽
巋焉新宮匪私於錢唯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無親
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茅鹿門曰通篇以疏爲序絕是史遷風旨

陳明卿曰予在錢塘對落霞讀之枕上讀之歸來

坡公文集又讀之

歲時歸休以燕父老曄如神人玉帶毬馬四十一年
寅畏小心厥篚相望大貝南金五朝昏亂罔堪托國
三王相承以待有德既獲所歸弗謀弗從先王之志
我維行之天祚忠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孫千億
帝謂守臣治其祠墳毋俾樵牧愧其後昆龍山之陽

司馬温公神道碑

上即位之三年朝廷清明百揆時敘民安其生風俗一變異時薄夫鄙人皆洗心易德務爲忠厚人人自重耻言人過中國無事四夷稽首請命惟西羌夏人叛服不常懷毒自疑數入爲寇上命諸將按兵不戰示以形勢不數月生致大首領鬼章青宜結闕下夏人十數萬寇涇原至鎮戎城下五日無所得一夕遁去而西羌兀征聲延以其族萬人來降黄河始决曹村既築靈平復决小吴横流五年朔方騷然而今歲

前段詳上賢此轉入司馬公身上

之秋積雨彌月河不大溢及冬水入地益深有北流
赴海復禹舊蹟之勢凡上所欲不求而獲而其所惡
不麾而去天下曉然知天意與上合庶幾復見至治
之成家給人足刑措不用如咸平景德間也或以問
臣軾上與太皇太后安所施設而及此臣軾對曰在
易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孔子曰天之所助
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
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今二聖躬信順以先天下
而用司馬公以致天下士應是三德矣且以臣觀之

說得動人不待詞畢

公仁人也天相之矣何以知其然也曰公以文章名於世而以忠義自結人主朝廷知之可也四方之人何自知之士大夫知之可也農商走卒何自知之中國知之可也九夷八蠻何自知之方其退居於洛耶然如顏子之在陋巷纍然如屈原之在陂澤其與民相忘也久矣而名震天下如雷霆如河漢如家至而日見之聞其名者雖愚無知如婦人孺子勇悍難化如軍伍夷狄以至於奸邪小人雖惡其害已仇而疾之者莫不斂衽變色咨嗟太息或至於流涕也元豐

生榮

宰州為四夷所輕隱憂難言讀此慨然人

之末臣自登州入朝過入州以至京師民知其與公
善也所在數千人聚而號呼於馬首曰寄謝司馬丞
相愼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百姓如是者蓋千餘里
不絕至京師聞士大夫言公初入朝民擁其馬至不
得行衛士見公擎跽流涕者不可勝數公懼而歸後
遼人夏人遣使入朝與吾使至虜中者虜必問公起
居而遼人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愼毋生事開
邊隙其後公薨京師之民罷市而往弔鬻衣以致奠
巷哭以廻車者蓋以千萬數上命戶部侍郎趙瞻內

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葬歸喪、瞻等既還、皆言民哭
公哀甚、如哭其私親、四方來會葬者蓋數萬人、而嶺
南封州父老相率致祭、且作佛事以薦公者、其詞尤
哀、炷香於手頂以送公葬者凡百餘人、而畫像以祠
公者天下皆是也、此豈人力也哉、天相之也、匹夫而
能動天、亦必有道矣、非至誠一德、其孰能使之、記曰
惟天下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
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
贊天地之化育矣、書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

以誠一作斷案

天心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或以千金與人而人不喜或以一言使人而人死之者誠與不誠故也稽天之潦不能終朝而一綫之溜可以達石者一與不一故也誠而一古之聖人不能加毫末於此矣而況公乎故臣論公之德至於感人心動天地巍巍如此而蔽之以二言曰誠曰一公諱光字君實其先河內人晉安平獻王孚之後王之裔孫征東大將軍陽始葬今陝州夏縣涑水鄉子孫因家焉曾祖諱政以五代衰亂不仕贈太子太保祖諱炫舉

此以議論叙

進士、試秘書省校書郎、終於耀州富平縣令、贈太子太傅、考諱池、寶元慶曆間名臣、終於兵部郎中天章閣待制、贈太師溫國公、曾祖妣薛氏、祖妣皇甫氏、妣聶氏、皆封溫國太夫人、公始以進士甲科事仁宗皇帝、至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始發太議、乞立宗子爲後以安宗廟、宰相韓琦等因其言、遂定大計、事英宗皇帝爲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論陝西刺義勇爲民患、及內侍任守忠姦蠹、乞斬以謝天下、守忠竟以譴死、又論濮安懿王當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天

下義之、事神宗皇帝、爲翰林學士御史中丞、西戎部將嵬名山欲以橫山之衆降、公極論其不可納、後必爲邊患、已而果然、勸帝不受尊號、遂爲萬世法、及王安石爲相、始行青苗助役農田水利、謂之新法、公首言其害、以身爭之、當時士大夫不附安石言新法不便者、皆倚公爲重、帝以公爲樞密副使、公以言不行不受命、乃以爲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遂以留司御史臺及提舉崇福宮、退居於洛、十有五年、及上卽位、太皇太后攝政、起公爲門下侍郎、遷正議大夫、遂

此以行事
敎

遷左僕射公首更詔書以開言路分别邪正進退其甚者十餘人旋罷保甲保馬市易及諸道新行鹽鐵茶法最後遂罷助役青苗方議取士擇守令監司以養民期於富而敎之凛凛嚮至治矣而公卧病以元祐元年九月丙辰朔薨於位享年六十八太皇太后聞之慟上亦感涕不已時方祀明堂禮成不賀二聖皆臨其喪哭之哀甚輟視朝贈太師溫國公襚以一品禮服謚曰文正官其親屬十人公娶張氏禮部尚書存之女封清河郡君先公卒追封溫國夫人子三

警奇

人童壽皆蚤亡康今爲秘書省校書郎孫二人植祐皆承奉郎以元祐二年正月辛酉葬於陜之夏縣涑水南原之晁村上以御篆表其墓道曰忠淸粹德之碑而其文以命臣軾臣蓋嘗爲公行狀而端明殿學士范鎭取以志其墓矣故其詳不復再見而獨論其大槩議者徒見上與太皇太后進公之速用公之盡而不知神宗皇帝知公之深也自士庶人至於卿大夫相與爲賓師朋友道足以相信而權不足以相休戚然猶同已則親之異已則疎之未有聞過而喜受

雖爲君父周旋罄詘出一段正理而無屈筆

誨而不怒者也而況於君臣之間乎方熙寧中朝廷政事與公所言無一不相違者書數十上皆盡言不諱蓋自敵以下所不能堪而先帝安受之非特不怒而已乃欲以爲左右輔弼之臣至爲敍其所著書讀之於邇英閣不深知公而能知是乎二聖之知公也知之於旣同而先帝之知公也知之於方異故臣以先帝爲難（人所不知知不能言）昔齊神武皇帝寢疾告其子世宗曰侯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諸將皆莫能敵惟慕容紹宗可以制之我故不貴爵以遺汝而唐太宗亦謂高宗汝

從空中起出絕妙樓閣誰人有此高手

於李勣無恩、我今責出之、汝當授以僕射、乃出勣爲
疊州都督、夫齊神武唐太宗雖未足以比隆先帝而不讀此不見坡公
紹宗與李勣亦非公之流然古之人君所以爲其子深心厚道
孫長計遠慮者類皆知此寧其身不受知人之名而
使其子專享得賢之利先帝知公如此而卒不盡用
安知其意不出於此乎臣既書其事乃拜手稽首而
作詩曰、
於皇上帝、子惠我民、孰堪顧天、惟聖與仁、聖子受命、
如堯之初、神母詔之、匪亟匪徐、聖神無心、孰左右之、

民自擇相我輿援之其相維何太師溫公公來自西
一馬二童萬人環之如渴赴衆孰不見公莫如我先
二聖忘己惟公是式公亦無我惟民自度民曰樂哉
旣相司馬爾賈於途我耕於野士曰時哉旣用君實
我後子先時不可失公如麟鳳不鷙不搏羽毛畢朝
雄狡率服爲政一年疾病半之功則多矣百年之恩
知公於異識公於微匪公之思神考是懷天子萬年
四夷來同薦於淸廟神考之功

唐荊川曰長江一瀉萬里而波瀾曲折自有姸姿

文人之豪也

楊升菴曰前段如九曲水勢隨地盤旋有自然形勝後段如奇雲瑞靄飛瀉空中瞻顧恍惚不可名狀

宸奎閣碑

皇祐中有詔廬山僧懷璉住京師十方淨因禪院召對化成殿問佛法大意奏對稱旨賜號大覺禪師是時北方之爲佛者皆留於名利囿於因果以故士之聰明超軼者皆鄙其言詆爲蠻夷下里之說璉獨指其妙與孔老合者其言文而真其行峻而通故一時士大夫喜從之游遇休沐日璉未盥漱而戶外之屨滿矣仁宗皇帝以天縱之能不由師傳自然得道與璉問答親書頌詩以賜之凡十有七篇至和中上書

乞歸老山中上曰山卽如巳體也將安歸乎不許治
平中再乞堅甚英宗皇帝畱之不可賜詔許自便璉
旣渡江少畱於金山西湖遂歸老於四明阿育王山
廣利寺四明之人相與出力建大閣藏所賜頌詩榜
之曰宸奎時京師始建寶文閣詔取其副本藏焉且
命歲度僧一人璉歸山二十有三年年八十有三臣
出守杭州其徒使來告曰宸奎閣未有銘君逮事昭
陵而與吾師游最善其可以辭臣謹按古之人君號
知佛者必曰漢明梁武其徒蓋甞以藉口而繪其像

此是帝王是聖賢是佛

於壁者漢明以察爲明而梁武以弱爲仁皆緣名失
實去佛遠甚恭惟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未嘗廣
度僧尼崇侈廟寺干戈斧鑕未嘗有所私貸而升遐
之日天下歸仁焉此所謂得佛心法者古今一人而
已璉雖以出世法度人而持律嚴甚上嘗賜以龍腦
鉢盂璉對使者焚之曰吾法以壞色衣以瓦鐵食此
鉢非法使者歸奏上嘉歎久之銘曰
巍巍仁皇體合自然神耀得道非有師傳維道人璉
逍遙自在禪律並行不相留礙於穆頌詩我既其文

惟佛與佛乃職其眞啓爾東南山君海王時節來朝以謹其藏

茅鹿門曰議論持大體

廣州資福寺羅漢閣碑

衆生以愛故入生死由於愛境有逆有順而生喜怒造種種業展轉十趣至千萬刼本所從來唯有一愛更無餘病佛大醫王對病爲藥唯有一捨更無餘藥當以此藥而治此病如水救火應手當滅云何衆生不滅此病是導師過非衆生咎何以故衆生所愛無過身體父母有疾割肉刺血初無難色若復鄰人從其求乞一爪一髮終不可得有二導師其一清淨不入諸相能知衆生生死之本能使衆生了然見知不

指點明快

生不死、出輪迴處、是處安樂、甚永依怙、無異父母、支體可捨、而況財物、其一導師以有爲心、行有爲法、縱不求利、即自求名、譬如癡人求乞爪髮、終不可得、而况肌肉以此觀之愛吝不捨是導師過設如有人無故取米投坑穽中、見者皆恨若以此米施諸鳥雀見者皆喜鳥雀無知受我此施何異坑穽而人自然有喜有愠如使導師有心有爲則此施着與棄何異以此觀之愛吝不捨非衆生咎、西方之民皆以勤苦而得衣食、所得毫末、其苦無量、獨此南越嶺海之民貿

切

更切中

遷重寶坐獲富樂得之也易享之也愧是故其人以愧故捨海道幽險死生之間會不容髮而況飄墮羅刹鬼國呼號神天佛菩薩償以脆須臾當此之時身非巳有而況財物實同糞土是故其人以懼故捨愧懼二法助發善心是故越人輕施樂捨甲於四方東莞古邑資福禪寺有老比丘祖堂其名未嘗戒也而律自嚴未嘗求也而人自施人之施堂如物在衡損益銖黍了然覺知堂之受施如水涵影雖千萬過無一留者堂以是故創作五百大阿羅漢嚴淨寶閣涌

地千柱浮空三成壯麗之極實冠南越東坡居士見聞隨喜而說偈言

五百大士棲此城南珠大貝皆東傾衆心回春栢再榮鐵林東來閣乃成寶閣未到先通靈赤蛇白璧珠夜明三十襲吉誰敢爭層簷飛空俯日星海波不搖颶無聲大風徐來韻流鈴一洗瘴霧冰雪清人無南北壽且寧

歸震川曰禪林悟景千秋絕調

剪斷徑得

三槐堂銘

天可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後二者將安取衷哉吾聞之申包胥曰人定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世之論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爲茫茫善者以怠惡者以肆盜跖之壽孔顏之戹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栢生於山林其始也困於蓬蒿戹於牛羊而其終也貫四時閱千歲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惡之報至於子孫而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見所聞所傳聞考之而其可必也審矣國

宛曲

之將興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報然後其子（暗指○朱）（暗指）
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晉（○文正）
國王公顥與漢周之際歷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
下望以爲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於時蓋嘗手植
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爲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國
文正公相眞宗皇帝於景德祥符之間朝廷清明天（天定處）
下無事之時享其福祿榮名者十有八年今夫寓物
於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晉公修德於身責報
於天取必於數十年之後如持左契交手相付吾是

以知天之果可必也吾不及見魏公而見其子懿敏公以直諫事仁宗皇帝出入侍從將帥三十餘年位不滿其德天將復興王氏也歟何其子孫之多賢也世有以晉公比李西筠者其雄才直氣不相上下而棲筠之子吉甫其孫德裕功名富貴略與王氏等而忠信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觀之王氏之福蓋未艾也懿敏公之子鞏與吾遊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是以錄之銘曰

嗚呼休哉魏公之業與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

旣相眞宗、四方砥平、歸視其家、槐陰滿庭、吾儕小人、朝不及夕、相時射利、皇恤厥德、庶幾僥倖、不種而獲、不有君子、其何能國、王城之東、晉公所廬、鬱鬱三槐、維德之符、嗚呼休哉、

謝疊山曰文字下手處最嫌直突此先以疑詞說起後以正意決之方見文勢曲折之妙

徐文昭曰三復其中名言使人耻爲浮薄勉爲忠厚文章之可以度世者也

德威堂銘

元祐之初詔起太師潞公於洛命以重事公惟仁宗英宗神考三聖眷倚之重不敢以旣老爲辭杖而造朝期年乃求去詔曰昔西伯善養老而太公自至魯穆公無人子思之側則長者去之公自爲謀則善矣獨不爲朝廷惜乎又曰唐太宗以干戈之事尚能起李靖於旣老而穆宗文宗以燕安之際不能用裴度於未病治亂之效於斯可見公讀詔聳然不敢言去蓋復留四年天下無事朝廷奠安乃力請而歸公之

在朝也契丹使耶律永昌劉霄來聘軾奉詔館客與使者入觀望見公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也耶所謂以德服人者問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綜理庶務酬酢事物雖精練少年有不如貫穿古今洽聞强記雖專門名家有不逮使者拱手曰天下異人也公既歸洛西羌首領有溫谿心者請於邊吏願獻良馬於公邊吏以聞詔聽之公心根據服天下至於四夷書曰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世所以守伯夷之典用臯陶之法者以其德也若夫非德之

到此方拂剔德威二字前虛後實

威雖猛而人不畏非德之明雖察而人不服公修德於几席之上而其威折衝於萬里之外退居於家而人望之如在廊廟可不謂德威乎公之子及爲河陽宗公將往臨之吏民喜甚自洛至三城歡呼之聲相屬及作堂以待公而請銘於軾乃榜之曰德威而銘之曰、

德威惟畏德明惟明惟師潞公展也大成公在洛師嵩洛有光篤言三城河流不揚願公百年子孫千億家於兩河日見顏色西戎來朝祗慄公門豈惟西人

四方共訓之

王鳳洲曰歷敘潞公行實而獨詳心服虜使一節

所謂德中之臧

歸震川曰博大

銘之変体

奇思玄想

九成臺銘

韶陽太守狄咸新作九成臺玉局散吏蘇軾爲之銘曰

自秦并天下滅禮樂韶之不作蓋千三百二十有三年其器存其人亡則韶既已隱矣而況於人器兩亡而不傳雖然韶則亡矣而有不亡者存蓋嘗與日月寒暑晦明風雨並行於天地之間世無南郭子綦則耳未嘗聞地籟也而況得聞天籟使耳聞天籟則凡有形有聲者皆吾羽旄干戚管磬匏絃嘗試與子登

草木俯仰亦屬於樂更奇

夫部石之上舜峰之下望蒼梧之渺莽九疑之聯緜覺觀江山之吐吞草木之俯仰鳥獸之鳴號衆族之呼吸往來唱和非有度數而均節自成者非韶之大全乎上方立極以安天下人和而氣應氣應而樂作則夫所謂簫韶九成來鳳鳥而舞百獸者既已燦然畢然於前矣

楊升菴曰得莊騷之奇者

鍾伯敬曰妙理雄文以韻語出之

淋漓盡興不嫌色相

擇勝亭銘

維古潁城、因潁爲隍、倚舟於門、美哉洋洋、如淮之甘、如漢之蒼、如洛之溫、如浚之涼、可侑我客、可流我觴、我欲即之、爲館爲堂、近水而搆、夏潦所襄、遠水而築、邈焉相望、乃作斯亭、筵楹欒梁、鑿枘交設、合散靡常、赤油仰承、青幄四張、我所欲往、十夫可將、與水升降、除地布床、可使杜蕢、洗觶而揚、可使莊周、觀魚而忘、可使逸少、祓禊而祥、可使太白、泝月而狂、既薺我荼、亦醪我粲、既濯我纓、亦浣我裳、豈獨臨水、無適不臧、

達人之言

金谷綠野今何在

春朝花郊秋夕月塲無脛而趨無翼而翔敝以敗爲其費易償榜曰擇勝名實允當維古聖人不留一方虛白爲室無何爲鄉神馬尻輿孰爲輪箱流行坎止雖獨不傷居之無盜中靡所藏去之無戀如所宿桑豈知世人生短慮長尺宅不治寸田是荒錫鬼銅雀石門阿房俯仰滅與生俱亡我銘斯亭以破世肓

茅鹿門曰即古之幔亭而文多曠達矣

漢鼎銘

[illegible]

禹鑄九鼎用器也初不以爲寶象物以飾之亦非所以使民遠不若也武王遷之洛邑蓋已見笑於伯夷叔齊矣方周之盛也鼎爲宗廟之觀美而已及其衰也爲周之患有不可勝言者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周之衰也與匹夫何異嗟夫孰知九鼎之爲周之角齒（妙句）也哉自春秋時楚莊王以問其輕重大小而戰國之際秦與齊楚皆欲之周人惴惴焉視三虎之垂涎而睨已也絕周之祀不足以致冠裂周之地不足以肥

有根據

國然三國之君未嘗一日而忘周者以寶在焉故也三國爭之周人莫知所適與得鼎者未必能存周而不得者必碎之此九鼎之所以亡也周顯王之四十二年宋太丘社亡而鼎淪沒於泗水此周人毀鼎以緩禍而假之神妖以爲之說也秦始皇漢武帝乃始蒐方以出鼎此與兒童之見無異善夫吾丘壽王之說也曰汾陰之鼎漢鼎也非周鼎夫周有鼎漢亦有

名言具眼

鼎此易所謂正位凝命者豈三趾兩耳之謂哉恨壽王小子方以諛進不能究其義予故作漢鼎銘以遺

後世君子其詞曰
惟五帝三代及秦漢以來受命之君靡不有茲鼎鼎存而昌鼎亡而亡蓋鼎必先壞而國隨之豈有易姓而猶傳者乎不寶此鼎而拳拳於彼鼎孺子之智婦人之仁嗚呼悲夫

茅鹿門曰其思深其思遠

徐文昭曰破千古之迷開萬世之藏

妙詮

因想二字說破夢關

夢齋銘

至人無夢或曰高宗武王孔子皆夢佛亦夢夢不異覺覺不異夢夢即是覺覺即是夢此其所以爲無夢也歟衛玠問夢於樂廣廣對以想曰形神不接而夢此豈想哉對曰因也或問因之說東坡居士曰世人之心依塵而有未嘗獨立也塵之生滅無一念住夢覺之間塵塵相授數傳之後失其本矣則以爲形神不接豈非因乎人有牧羊而寢者因羊而念馬因馬而念車因車而念蓋遂夢曲蓋鼓吹身爲王公夫牧

羊之與王公亦遠矣想之所因豈足怪乎居士始與芝相識於夢中且以所夢求而得之今二十四年矣而五見之每見輒相視而笑不知是處之爲何方今日之爲何日我爾之爲何人也題其所寓室曰夢齋而子由爲之銘曰

法身充滿處處皆一幻身虛妄所至非實我觀世人生非實中以寤爲正以寐爲夢忽寐所遇執寤所遣積執成堅如丘山高若見法身寤寐皆非知其皆非寤寐無虧遨遊四方齋則不遇南北東西法身本然

徐州蓮華漏銘

故龍圖閣直學士禮部侍郎燕公肅以創物之智聞於天下作蓮華漏世服其精凡公所臨必爲之今州郡往往而在雖有巧者莫敢損益而徐州獨用瞽人衛朴所造廢法而任意有壺而無箭自以無目而廢天下之視使守者伺其漏則決之而更注人莫不笑之國子博士傳君楊公之外曾孫得其法爲詳其通守是邦也實始改作而請銘於軾銘曰

人之所信者手足耳目也目識多寡手知重輕然人

破的

補正意不落事理切

未有以手量而目計者必付之於度量與權衡豈不自信而信物蓋以為無意無我然後得萬物之情故天地之寒暑日月之晦明昆侖旁薄於三十八萬七千里之外而不能逃於三尺之箭五斗之缾雖疾雷霾風雨雪晝晦而遲速有度不加虧羸使凡為吏者如缾之受水不過其量如水之浮箭不失其平如箭之升降悉視時之上下降不為辱升不為榮則民將靡然而心服而寄我以死生矣

妙旨

婁迂齋曰坡翁最長於物理上推到義理精微處

妙於形容而尤歸㚒身上尤佳

歸震川曰於此處發明道術妙手

歸震川曰於此處發明道術妙乎

妙於形容而尤歸重身上尤佳

勁真慧人

六一泉銘

歐陽文忠公將老自謂六一居士予昔通守錢塘見公於汝陰而南公曰西湖僧惠勤甚文而長於詩吾昔爲山中樂三章以贈之子閒於民事求人於湖山間而不可得則往從勤乎予到官三日訪勤於孤山之下抵掌而論人物曰公天人也人見其暫寓人間而不知其乘雲馭風歷五嶽而跨滄海也此邦之人以公不一來爲恨公麾斥八極何所不至雖江山之勝莫適爲主而奇麗秀絕之氣常爲能文者用故吾

妙理

更奇

以爲西湖蓋公几案間一物耳勤語雖幻怪而理有實然者明年公薨予哭於勤舍又十八年予爲錢塘守則勤亦化去久矣訪其舊居則弟子二仲在焉畫公與勤之像事之如生舍下舊無泉予未至數月泉出講堂之後孤山之趾汪然溢流甚白而甘即其地鑿巖架石爲室二仲謂予師聞公來出泉以相勞苦公可無言乎乃取勤舊語推本其意名之曰六一泉且銘之曰

泉之出也去公數千里後公之没十有八年而名之

曰六一不幾於誕乎曰君子之澤豈獨立世而已蓋得其人則可至於百傳嘗試與子登孤山而望吳越歌山中之樂而飲此水則公之遺風餘烈亦或見於斯泉也

歸震川曰自然曲木不施琱琢所謂文仙

禪意

大別方丈銘

閉目而視目之所見冥冥蒙蒙掩耳而聽耳之所聞隱隱隆隆耳目雖廢見聞不斷以搖其中孰能開目而未嘗視如鑑寫容孰能傾耳而未嘗聽如穴受風不視而見不聽而聞根在塵空湛然虛明遍照十方地獄天宮蹈冒水火水火金石無往不通我觀大別三門之外大江方東東西萬里千溪百谷爲江所同我觀大別方丈之內一燈常紅閉門不開光出於隙瞱如長虹問何爲然笑而不荅寄之盲聾但見麗然

秀眉月面純漆點瞳我作銘詩相結七妙其木魚與其鼓鐘

於中現大

硯銘

或謂居士、吾嘗往端溪、可爲公購硯、居士曰、吾兩手其一解寫字而有三硯何以多爲曰以備損壞居士曰我手或先硯壞曰眞手不壞居士曰眞硯不損紹聖二年臘月識

好○眞○手○眞○硯

邁硯銘

邁往德與、賁以一硯、以此銘之
以此進道常若渴以此求進常若驚以此治財常思予以此書獄當思生

句句以月水色點綴

周文炳瓢硯銘

以汝為硯嚳肖而瓢質以汝為瓢硯剖而腹實飲西江之水吾以汝礪齒懸河之辨其以爾借面不即不離孰曰非道人之應器

龍尾石月硯銘

萋萋兮霧縠石宛宛兮黑白月其受水者哉生明而運墨者旁死魄忽玄雲之霮對觀玉兎之沐浴集幽光於毫端散妙迹於簡冊照千古其如在耿此月之不沒

補正意不高

王定國硯銘

石出西山之西北山之北戎以發劍予以試墨劍止一夫敵墨以爲萬世則吾以是知天下之才皆可以納諸聖賢之域

月之從星時則風雨汪洋翰墨將此是似黑雲浮空漫不見天風起雲移星月凜然

王仲儀硯銘

汲鄭蚤聞頗牧晩用諫草風生羽檄雷動人亡器存質小任重施易何常明哲所共

王顒自然端硯銘

故人王顒有自然端硯、硯之成、於片石上稍稍加磨治而巳、銘曰、

其色馬肝其聲磬其文水中月眞寶石也而其德則正其形天合其於人也畧是故可使而不可役也

孔毅甫龍尾硯銘

澀不留筆滑不拒墨瓜膚而縠理金聲而玉德厚而堅足以閱人於古今朴而重不能隨人以南北

歸震川曰公集凡硯銘二十九首而手書眞蹟不

載集中者復從秀州傳得一首皆錄已三十首茲僅錄其九首然相題發揮無中生有其變化之妙可窺見一班矣

香林八節

河渭之水多土、其聲厚以沉、江漢之水多石、其聲激而清、香林八節。是爲天地之中山水之陰。

顧瑞屏曰典以質正飭之所難



秋風

秋風度而草木先驚、感秋者絃直而志不平、攬變衰之色、爲可憐之聲、不戰者上將、傷手者代匠、莫悲於湘濱、樂莫樂於濠上

林澗賞樂莫樂於濠上

之臣、為可憐之聲、不敢者上將、傷手者代匠、莫悲

秋風吏反而草木先驚、感秋者殺直而志不平、憤激莫

秋風

王子立墓誌銘

子立諱適趙郡臨城人也始余爲徐州子立爲州學生知其賢而有文喜怒不見得喪若一日是有顏子由者故以其子妻之與其弟適子敏皆從予於吳興學道日進東南之士稱之予得罪於吳興親戚故人皆驚散獨兩王子不去送予出郊曰死生禍福天也公其如天何返取予家致之南都而子立又從子由謫於高安績溪同其有無賦詩絃歌講道著書於庸門茅屋之下者五年未嘗有慍色予與子由有六男

予皆以童子從予立遊學文有師法人人自重不敢嬉宕予立實使然元祐四年冬自京師將適濟南未至卒於奉高之傳舍蓋十月二十五日也享年三十三銘曰

知性以爲存不壽非其殀也知義以爲榮不貴非其羨也而未能忘於文則猶有意於傳也嗚呼百世之後其姓名與我皆隱顯也

李卓吾曰東坡平生不作埋銘而所存諸銘無不妙絕者我明弇州爲近之

判斷古今多少人

陸道士墓誌銘

道士陸惟忠字子厚眉山人家世爲黃冠師子厚獨狷潔精苦不容於其徒去之遠遊始見予黃州出所作詩論內外丹指略蓋自以爲决不死者然予嘗告之曰子神清而骨寒其清可以仙其寒亦足以死其後十五年復來見予惠州則得瘦疾骨見衣表然詩益工論內外丹益精曰吾眞坐寒而死矣每從事於養生輒有以敗之類物有害我生者予曰然子若死必復爲道士以究其志予時適得美石如黑玉曰當

以是志子墓、子厚笑曰、幸甚、久之、子厚去予之河源開元觀、客於縣令馮祖仁、而予亦謫海南、是歲五月十九日、竟以疾卒、年五十六、祖仁葬之觀後、蓋紹聖四年也、銘曰、

嗚呼多藝此黃冠、詩棊醫卜內外丹、無求於世宜堅完、龜饑鶴瘦終難安、哀哉六巧坐一寒、祝予復來少宏寬、毋復清時助痟酸、龍虎九成無或妖、往駕赤螭驂青鸞、

王聖俞曰、妙於用虛

何幸得此畏友

亡妻王氏墓誌銘

治平二年五月丁亥、趙郡蘇軾之妻王氏、卒於京師、六月甲午、殯於京城之西、其明年六月壬午、葬於眉之東北彭山縣安鎮鄉可龍里先君先夫人墓之西北八步、軾銘其墓曰、君諱弗、眉之青神人、鄉貢進士方之女、生十有六年而歸於軾、有子邁、君之未嫁、事父母。既嫁。事我先君先夫人、皆以謹肅聞、其始未嘗自言其知書也。見軾讀書。則終日不去、亦不知其能通也。其後軾有所忘、君輒能記之、問其他書、則皆略

大具眼

知之由是始知其敏而靜也從軾官於鳳翔軾有所爲於外君未嘗不問知其詳曰子去親遠不可以不慎日以先君之所以戒軾者相語也軾與客言於外君立屏間聽之退必反覆其言曰某人也言輒持兩端惟子意之所嚮子何用與是人言有來求與軾親厚甚者君曰恐不能久其與人銳其去人必速已而果然將死之歲其言多可聽類有識者其死也蓋年二十有七而已始死先君命軾曰婦從汝於艱難不可忘也他日汝必葬諸其姑之側未期年而先君沒

哀在音響節奏之間不在其文

軾謹以遺令葬之銘曰

君得從先夫人於九原余不能嗚呼哀哉余永無所依怙君雖沒其有與爲婦何傷乎嗚呼哀哉

鍾伯敬曰大學識借此發之○王氏爲妻朝雲作妾是何等福德

蔡昆氏河箸福墓

鍾伯敬曰大學藏借此發之○王氏所爲喪朝雲作

悼惜君雖沒其有興爲觴何傷乎嗚呼哀哉

君得從先夫人於九原余不能醫乎哀哉余乖無所

謹以遺令葬之銘曰

惠州官葬暴骨銘

有宋紹聖二年官葬暴骨於是是豈無主仁人君子斯其主矣東坡居士銘其藏曰

人耶天耶隨念而徂有未能然宅此枯顱後有君子無廢此心陵谷變壞復棺衾之

大方便

大願力

王聖俞曰上四語禪玄下四語惻然仁人也

歐陽公知子瞻最深而子瞻爲此文以祭之涕入九原矣

祭歐陽文忠公文

嗚呼哀哉公之生於世六十有六年民有父母國有蓍龜斯文有傳學者有師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爲譬如大川喬嶽不見其運動而功利之及於物者蓋不可以數計而周知今公之沒也赤子無所仰庇朝廷無所稽疑斯文化爲異端而學者至於用夷君子以爲無爲爲善而小人沛然自以爲得時譬如深淵大澤龍亡而虎逝則變怪雜出舞鰌鱓而號狐狸昔其未用也天下以爲病而其旣用也

底蘊

深情無限

則又以爲遲及其釋位而去也莫不冀其復用至其請老而歸也莫不惆悵失望而猶庶幾於萬一者幸公之未衰孰謂公無復有意於斯世也奄一去而莫予追豈厭世溷濁潔身而逝乎將民之無祿而天莫之遺昔我先君懷寶遁世非公則莫能致而不肖無狀因緣出入受教於門下者十有六年於茲聞公之喪義當匍匐往救而懷祿不去愧古人以忸怩緘詞千里以寓一哀而已矣蓋上以爲天下慟而下以哭其私嗚呼哀哉尚享

論韓魏公事業四書

祭魏國韓令公文

天生元聖、必作之配、有神之司、不約而會、既生堯舜、禹稷自至、仁宗龍飛、公舉進士、妙齡秀發、秉筆入侍、公於是時、伸舒賈誼、方將登庸、盜起西夏、四方騷然、帝用不赦、授公斧鉞、往督西旅、公於是時、方叔召虎、入贊兵政、出殿大邦、恩威並行、春雨秋霜、兵練民安、四夷屈降、公於是時、臨淮汾陽、帝在明堂、欲行王政、皐后奏功、罔底於成、召自北方、付之樞衡、公於是時、蕭曹魏邴、二帝山陵、天下悸惱、呼吸之間、有雷有風、

有存有亡有兵有戎公於是時伊尹周公功成而退三鎮假息天下嗷然曷日而復畢公在外心在王室房公既死征遼是邮嗚呼哀哉六月甲寅人之無祿喪我忠臣我有黎民誰與敎之我有子孫誰與保之巍巍堂堂寧復有之公之云亡我無日矣慟哭流涕何嗟及矣昔吾先子沒於東京公爲二詩以祖其行文追典誥論極皇王公言一出孰敢改評施及不肖待以國士非我自知公實見謂父子昆弟並出公門公不責報我豈懷恩惟此涕泣實哀斯人有肉在俎

有酒在樽、公歸在天、寧聞吾言、嗚呼哀哉

謝疊山曰首段序公功業文章疊用此証二段言公死可哀三段言父子一門受知之恩表思之情

茅鹿門曰韓公祭文當時第一

有存有亡有兵有戎公於是時伊尹周公功成而退

譏說姓名

方山子傳

篇頌

方山子光黃間隱人也少時慕朱家郭解爲人閭里之俠皆宗之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終不遇晚乃遯於光黃間曰岐亭庵居蔬食不與世相聞棄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屋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余謫居於黃過岐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人陳慥季常也何爲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問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荅仰而笑呼余宿其家

俠氣未除

本沒要緊事却叙得淋漓有神

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既聳然異之獨念方山子少時使酒好劍用財如糞土前宕十有九年余在岐山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游西山鵲起於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士今幾日耳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而豈山中之人哉然方山子世有勳閥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間今已顯聞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亦足以富樂皆棄不取獨來窮山中此

有此一轉方妙　何等悲壯

豈無得而然哉余聞光黃間多異人往往陽狂垢汚
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倘見之歟（不了語）

歸震川曰煙波生色

茅鹿門曰奇頗跌宕似司馬子長

陳仲醇曰每見野史有獅吼之說此云妻子奴婢
有自得之意野史於方山子何仇加以巾幗
之名耶微此傳季常遺臭千載矣

蕭何用刀筆吏律不知蓄硯今有深旨

萬石君羅文傳

羅文歙人也其上世嘗隱龍尾山未嘗出爲世用自秦棄詩書不用儒學漢興蕭何輩又以刀筆吏取將相天下靡然效之爭以刀筆進雖有奇產不暇推擇也以故羅氏未有顯人及文資質溫潤縝密可喜隱居自晦有終焉之意里人石工獵龍尾山因窟入見文塊然居其間熟視之笑曰此所謂邦之彥也豈得自棄於巖穴耶乃相從定交磨礱成就之使從諸生學因得與士大夫游見者咸愛重焉武帝方向學喜

文翰得毛穎之後毛純爲中書舍人純一日奏曰臣幸得收錄以備任使然以臣之愚不能獨大用今臣同事皆小器頑滑不足以置左右願得召臣友人羅文以相助詔使隨計吏入貢蒙召見文德殿上望見異焉上玩弄之曰卿久居荒土得被漏泉之澤涵濡浸漬久矣不自枯槁也上復叩擊之其音鏗鏘可聽上喜曰古所謂玉質而金聲者子眞是也使待詔中書久之拜舍人是時墨卿楮先生皆以能文得幸而四人同心相得歡甚時人以爲文苑四貴每有詔命

與策皆四人謀之其大約雖出於上意必使文潤色之然後琢磨以墨卿謀畫以毛純成以受褚先生使行之四方遠夷無不達焉上嘗嘆曰是四人者皆國寶也然重厚堅貞行無瑕玷自二千石至百石吏皆無如文者命尚方以金作室以蜀文錦爲薦褥賜之其後于闐進美玉上使以玉作小屏風賜之并賜高麗所獻銅瓶爲飲器親愛日厚如純輩不敢望也上得羣才用之遂內更制度修律曆講郊祀治刑獄外征伐四夷詔書符檄禮文之事皆文等預焉上思其

功制詔丞相御史曰蓋聞議法者常失於太深論功者常失於太薄有功而賞不及雖唐虞不能以相勸中書舍人羅文久典書籍助成文治厥功茂焉其以歙之祁門三百戶封文號萬石君世世勿絕文爲人有廉隅不可犯然搏擊非其任喜與老成知書者游常曰吾與兒輩處每慮有玷缺之患其自愛如此以是小人多輕疾之或讒於上曰文性貪墨無潔白稱上曰吾用文掌書翰取其便事耳雖貪墨吾固知不如是亦何以見其才自是左右不敢復言文體有寒

疾每冬月侍書輒面氷不可運筆上時賜之酒然後能書元狩中詔舉賢良方正淮南王安舉端紫以對策高第待詔翰林超拜尚書僕射與文並用事紫雖乏文采而令色猾可喜以故常在左右文侵不用上幸甘泉祠河東巡朔方紫常扈從而文留守長安禁中上還見文塵垢面目顦顇之文因進曰陛下用人誠如汲黯之言後來者居上耳上曰吾非不念爾以爾年老不能無少圓缺故也左右聞之以爲上意不悅因不復顧省又乞骸骨伏地上詔使駙馬都尉金

日磾翼起之日磾胡人初不知書素惡文所爲因是擠之殿下顛仆而卒上憫之令宦者瘞於南山下子堅嗣堅資性温潤文采縝密不減文而器局差小起家爲文林郎侍書東宮昭帝立以舊恩見寵帝春秋益壯喜寬大慱厚者顧堅器小斥不用堅亦以落落難合於世自視與丸磾同昭帝崩大將軍霍光以帝平生玩好器用後宮美人置之平陵堅自以有舊恩乞守陵拜陵寢郎後死葬平陵自文生時宗族分散四方高才奇特者王公貴人以金帛聘取爲從事舍

人其下亦與巫醫書筭之人游皆有益於其業或因以致富焉贊曰

羅氏之先無所見豈左氏所稱羅國哉考其國邑在江漢之間爲楚所滅子孫疑有散居黟歙間者嗚呼國既破亡而後世猶以知書見用至今不絕人豈可以無學術哉

李卓吾曰毛穎傳後亦有繼者此傳雖佳尚遜一籌若他作雅非坡筆槩不入集

袁中郎曰巖健蒼老純學太史公而肖之贊亦然

入其下亦寶重圖書之人淳皆有益於其業焉因
以致富貴者贊曰
繼其人之先無所見諸左氏所稱羅國哉考其國名在
江漢之間風俗變所滅于孫振有散居黔蘇間者否乎
圖所載亡十而後世猶以知書見用至今不絕入遠可

蘇文忠公本傳

蘇軾字子瞻眉山人軾幼穎悟有識比冠博通經史好賈誼陸贄莊子書嘉祐二年試禮部歐陽修寘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殿試中一科後以書見修修語梅聖俞曰吾當避此人出一頭地五年調福昌主簿復對制策入三等自宋以來制策入三等惟吳育與軾耳除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治平二年入判登聞鼓院英宗自藩邸聞其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知制誥宰相韓琦曰軾遠大器也他日自當

爲天下用要在朝廷培養之今驟用之則天下之士未必以爲然適足以累之也且請召試及試二論復入三等得直史館軾聞琦語曰公可謂愛人以德矣父喪除還朝適王安石執政素惡其異己以判官告院旣而安石欲變科舉興學校詔兩制三館議軾議上神宗卽日召對軾曰陛下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鎭以安靜待物之來然後應之帝悚然曰朕當熟思之安石不悅命權開封府推官將困之以事軾

决斷精敏聲聞益遠時安石創新法軾上書論之軾見安石贊帝以獨斷專任因試進士發策以晉武平吳獨斷而克符堅伐晉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而功異爲問安石滋怒使御史謝景溫論奏其過窮治無所得軾遂請外通判杭州徙知密州又徙徐州河決曹村泛溢滙城下漲不時洩城將敗軾詣武衛營呼卒長爲盡力卒長曰太守猶不避塗潦吾儕小人當效命率其徒持畚鍤以出遂築東南長隄雨日夜不止城不沉者三版

復請於朝增築故城爲木岸以虞水之再至徙知湖州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言摭謝表語并媒蘖託諷詩以爲訕謗逮赴臺獄欲寘之死帝獨憐之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軾築室於東坡自號東坡居士帝嘗語宰相王珪蔡確命蘇軾成國史珪有難色帝曰軾不可姑用曾鞏鞏進太祖總論帝意不允手札移軾汝州軾未至汝上書自言饑寒有田在常願居之朝奏夕報可道過金陵見王安石曰大兵大獄漢唐滅亡之兆今西方連年用兵東南數起大獄公獨無一言

以救乎安石曰二事皆惠卿啓之安石在外安敢言安石又曰人須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弗爲乃可軾戲曰今之君子爭減半年磨勘雖殺人亦爲之哲宗立連擢起居舍人元祐元年遷中書舍人朝廷以范純仁言復散青苗錢司馬光請申嚴抑配之禁軾繳奏光是軾議請對遂止初祖宗行差役充役者多不習又虐使之有終歲不得息者安石改爲免役使戶差高下出錢僱役行法者過取爲民病光欲復差役軾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光曰于君何如軾

曰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兵農爲一至秦始分爲二及唐中葉變府兵爲長征之卒自是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行差役正如罷長征復民兵蓋未易也光不以爲然軾又陳於政事堂光忿然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爲諫官爭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尋除翰林學士二年兼侍讀嘗讀祖宗寶訓因及時事軾歷言今賞罰不明善惡無所勸

沮又黃河勢方北流而強之使東夏人入鎮戎殺掠數萬人帥臣不以聞每事如此恐寖成衰亂之漸軾嘗鎻宿禁中召對便殿宣仁后曰卿官遽至此乃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歎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宣仁后與哲宗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賜茶徹御前金蓮燭送歸院四年軾度不爲當軸者所容遂請外拜龍圖閣學士知杭州未行諫官論前蔡確罪大臣議遷之嶺南軾密疏朝廷不宜深罪爲仁政累宣仁后心善其言而不能

用旣至杭大旱饑疫並作軾請減本路上供米又減價糶常平米多作饘粥藥劑活者甚衆杭本近海地泉鹹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白居易又浚西湖水入漕河漑田千頃民以殷富湖水多葑宋廢不治葑積爲田水無幾矣漕河失利六井亦幾廢軾見茅山一河專受江潮鹽橋一河專受湖水遂浚二河以通漕復造堰牐以爲蓄洩之限以餘力復完六井又取葑田積湖中南北徑三十里爲長堤以通行者堤成植芙蓉楊柳其上望之如畫圖

杭人名爲蘇公堤浙江潮自海門東來勢如雷霆而
浮山峙於江中與漁浦諸山犬牙相錯洄洑激射歲
敗公私船不可勝計軾議自江上流地名石門鑿漕
河自慈浦北折抵小嶺浚古河以避浮山之險復言
三吳之水瀦爲太湖太湖之水溢爲松江以入海慶
曆以來松江築挽路扼塞故今三吳多水欲鑿挽路
爲十橋以迅江勢俱不果用人以爲恨軾再莅杭有
德於民家有畫像飲食必祝作生祠云六年召爲吏
部尚書未至以弟轍除右丞改翰林承旨數月復以

譏請外乃以龍圖閣學士知潁州七年徙揚州未閱歳召爲兵部尚書兼侍讀郊祀爲鹵簿使皇后及大長公主乘犢車不避儀仗軾劾奏之駕回詔皇后而下毋迎謁遷禮部尚書兼端明殿翰林侍讀兩學士高麗遣使請書朝廷以故事許之軾曰漢東平王請諸子及太史公書猶不肯予今高麗所請有甚於此其可予乎不聽八年宣仁后崩哲宗親政軾乞補外以兩學士知定州時國事將變軾不得入辭既行上書云云定州軍政壞弛會春大閱軾命舉舊典帥常

服出帳中將吏戎服執事無敢慢者定人言自韓琦後不見此禮至今矣初宣仁在時侍御史賈易監察御史董敦逸黃慶基先後論軾及弟轍所作文詞譏斥先朝三人者皆坐黜及紹聖初御史復以爲言謫軾知英州未至貶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居三年又貶瓊州別駕居昌化昌化故儋耳地非人所居藥餌皆無有初僦官屋有司猶謂不可軾遂買地築室儋人運甓畚土助之獨與幼子過處著書爲樂徽宗立連徙永州更三大赦還提舉玉局觀復朝奉郎

軾自元祐以來未嘗以歲課乞遷故官止於此未幾卒於常州年六十六軾與轍爲文章俱師其父弱冠父子兄弟至京師一日而聲名赫然動於四方軾嘗自謂作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雖嬉笑怒罵之辭皆可書而誦之其體渾涵光芒雄視百代有文章以來蓋亦鮮矣洵晚作易傳未究命軾述其志軾成易傳復作論語說後居海南作書傳又有東坡等集奏議內外制和陶詩一時文人如黃庭堅晁補之秦觀張耒陳師道舉

世未之識軾待之如朋儔未嘗以師資自予也自爲
舉子至出入侍從必以愛君爲本挺挺大節羣爲小
人忌惡身後猶編名元祐黨毀文集刋行者高宗即
位贈資政殿學士以其孫符爲禮部尚書又以其文
寘左右讀之忘倦親製集贊賜曾孫嶠遂崇贈太師
謚文忠三子邁迨過俱善爲文

謚

寔

位

人忠哀

舉千至出入

世未之蘇軾徐公文選卷之十六終